

枯竭干涸的江河湖库(3)

莫弘毅

【正见网】全世界水库密度最大的地区非淮河流域莫属。

淮河是中国六大水系之一，干流全长 1000 公里，支流 580 多条，流经豫、皖、苏、鲁四省 36 地 189 县，流域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，人口 1.5 亿，耕地 2.55 亿亩，是中国重要的粮产地。由于淮河地处濒临太平洋的冲积平原，流连缓慢，排泄不畅，汛期往往洪水成灾，历史上被称为“害河”。中共建政之初，第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就是治淮。结果治淮近半个世纪，建成大中小水库 5300 多座，大中小水闸 4300 多座，加固加高堤防 2 万多公里。算下来，平均每 50 平方公里建水库 1 座，每条支流建水库近 10 座。形象地说，淮河已被水库切割成 5300 多段，再凶恶的蛟龙，也该是制服了。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，水灾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，仍为祸甚烈。1991 年淮河大水，被迫实行紧急分洪，分洪区从上游一气儿炸到入海口，全流域惨遭蹂躏：近 1 亿人被迫紧急迁移，1460 万人家园被毁，50 万人在堤坝上过冬。

旧患未除，新灾又生。其一为：平原地区以蓄为主，重蓄轻排，对自然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。地表积水过多是涝灾，地下积水过多生渍灾，地下水位过高则成了硷灾，三灾并生，使大量耕地退化。其二是：同海河流域一样，淮河流域、黄淮平原甚至更大的范围，主要的问题不是水多，而是水资源匮乏（其严重之程度，已不是增加水库数量所能解决的了）；过于密集的水库，不断造成淮河断流，致使全流域生态恶化。

但灾难仍不止于此：从七十末年代开始，淮河摇身一变，又成了一条举世闻名的“毒河”。本文要谈的是水库变“毒库”。在万座水库开坝的控制下，河流的自然水文性质被改变，水体稀释自净能力急剧下降。枯水季节，整条淮河基本不流动，成了死水，不仅“五毒俱全”，而且浓度极高。丰水季节，尤其上中游泄洪时，高浓度污染团便顺流而下，形成令人难以相信的恶性污染。在缺水加污染之给定条件下，任何水库调度手段都作用有限。正如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专家朱华康所言：“……而今挡蓄一槽槽严重污染的水，虽然已失去饮用价值，但仍是宝贵的灌溉水源，不能轻易泄放。大蓄大放可能造成下游突发性污染，不蓄没有水用，不放会造成工程失事和上游淹没。既要考虑水量，又要考虑水质，这就增加了工程调度的难度。”

我们总是急功近利，总是企图以工程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，又总是造成新问题；然后，再以工程措施来解决工程措施造成的新问题。治理再治理，还要怎样“治理”下去呢？

中国的水库，从中共建政时 30 来座发展到 8.5 万座，已经太多了，多得成灾了。水库多得可以把一条大河碎尸万段，洪旱污染一齐来，还不算成灾吗？

滥建水库所带来的灾害，古人早就有所体会。古代称小型水库为陂，两汉时期，淮河流域上游就修建了青陂、葛陂、鸿隙陂、石塘陂、马仁陂等着名的蓄水灌溉工程，三国至隋唐修了更多，仅西平一县就有 24 陂，但宋元以来一千多年间，这些水利工程日渐废圯。除战乱等原因之外，工程自身就存在问题，重要的陂塘多串河截引，不能蓄泄自如，却常聚水成灾。

个案：惨烈的板桥水库群垮坝事件

以下所介绍的 1975 年板桥、石漫滩水库群垮坝事件，无论垮坝水库之数目，还是死难者的人数，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，本应成为全人类的警诫与借鉴，但遗憾的是，真相一直被严密封锁。八十年代初，我在采访北京空军某部时，访谈对象恰好是当时执行任务的米-8 直升机飞行员，他曾运送国家领导和记者多次巡视那块灾难的土地。但是，事过数年之后，仍不便详谈。一再追问下，他仅吐露了几个片断：水面上只看得见电线杆子……大树上、堤坝上、小高地上有人，密密麻麻，像蚂蚁……甚么都没有了，甚么都没有了……本节材料来源于新近经由电脑网路从大陆传出来的一篇文章，作者化名已已。我向他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地点是淮河上游河南省驻马店地区。时间是 1975 年 8 月 8 日凌晨。

从 4 日以来连降特大暴雨，降水强度极强的暴雨中心板桥水库一带，最大 24 小时雨量为 1060 毫米，最大 6 小时雨量为 830 毫米。前者创造了中国纪录，后者超过了当时美国宾州密士港 782 毫米的世界纪录。板桥水库与石漫滩水库属于大型水库，但原设计的库容和泄洪能力都难以与这次洪水抗衡。

第一场暴雨下了 10 小时，板桥水库水位迅速上升，已接近最高蓄水位；板桥镇被淹没，水库管理局院内积水，电话总机室泡塌，对外联络中断；板桥镇大量公用建筑和民房倒塌，公路断绝，老人儿童开始转移。次日晚有两位地委领导到板桥视察灾情，但因板桥水库素称“铁穀库”，无人对它的安全产生怀疑。

第二场暴雨下了 12 个多小时，水库开始紧急泄洪，但水位仍然继续上涨，超过了设计的最高蓄水位。此时才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原始的防汛器材，甚至也没有应付意外的炸药。

第三场暴雨将持续 13 小时，刚下不久，留在板桥打算“搜集一些好人好事”的一位地委领导已感觉情况不妙，要求当地驻军使用连队报话机向外作接力通讯。几小时之后，水库所在泌阳县县委书记赶到板桥，果断决定水库下游的板桥、沙河店民众立即撤离。这是第一位意识到水库可能崩溃的官员。与此同时，省、地两级政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。驻马店的会议上无人提及板桥，因人们认为板桥水库固若金汤，还因为一位携带报话机进行接力通讯的士兵被洪水冲走，险情没有发出。郑州的会议上，焦点仍然不是板桥，另一位意识到板桥已危在

旦夕的水利专家陈惺提议速炸板桥水库副泄洪道，增大泄洪量，但通讯中断，两地相距数百公里之遥，无法实施。

大雨滂沱……

就在各级紧急会议召开的同时，7日21时前，确山、泌阳两县已有7座小型水库垮坝，22时，中型水库竹沟水库垮坝。

2个半小时后，8日凌晨0时30分，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漫坝，当越坝而出的水深达0.4米时，大坝溃决，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溃决。再半小时后，8日凌晨1时，板桥水库漫坝；当坝顶溢水深0.3米时，大坝溃决，6亿立方米的库水骤然倾下……

这是大坝崩溃那一刹那的景象：

……板桥水库大坝上一片混乱，暴雨柱儿砸得人睁不开眼，相隔几步说话就无法听清，大批水库职工、家属这是正在被转移到附近的高地，飘荡着的哭声、喊声和令人惊恐的各种声响在暴雨中形成一种惨烈的氛围。人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一寸一寸地上涨，淹至自己的脚面、脚踝、小腿、膝盖……

上涨的库水迅速平坝，爬上防浪墙，将防浪墙上的沙壳一块块掏空……水库职工还在作着无谓的抵抗，有人甚至搬来办公室里笨重的书柜，试图挡住防浪墙上逐渐扩大的缺口……一位忠实的职工在暴雨中用斧子凿树，想留下洪水的最高水位……

突然，一道闪电，紧接着是一串炸耳的惊雷，然后万籁俱寂。暴雨骤然停止----夜幕中竟然出现了闪闪灿灿的星斗。

这时，听到一声惊叫：“水落了！”

刚才还在一寸寸上涨的洪水，在涨至小腿、腹部，甚至向人们胸部漫淹去时，突然间就哗地回落下去，速度之迅疾使左右所有人都瞠目结舌----洪水确在眨眼间退去。

就在妇孺们欢呼“水落了！水落了！”的时候，板桥水库管理局公安科长马天佑的脸色骤然间变白，刚才那个霹雷，曾使他周身触电似的麻了一下，那么刚才还如同一只充足气的巨大气球似的板桥水库突然间萎瘪----6亿方库水令人恐怖地滚滚下泄。

“出蛟了！”有老人的声音在喊。

溃坝时，最大瞬间流量为7.9万秒立方米；溃坝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游，形成一片水头高达5-9米，水流宽为12-15公里的毁灭性洪流。前后几小时之内，驻马店地区两座大型水库、两座中型水库，数十座小型小库及两个滞洪区相继垮坝溃决。人为蓄积的巨大势能

猛然释放，在直立如壁的高大水头下，田园、村落、集镇在一瞬间化为乌有。全区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，60亿立方米洪水如出笼之猛虎，狂奔无阻。

作者已曾到遂平县文城公社的一个小村访问，该村256人仅活下来96人，有7家绝户。许多人当时就死了，幸存者随水头一路东去，速度迅疾，犹如乘车。村民魏东山回忆道：大水冲毁了坟地，冲出了坟墓里的棺材，我是抱着一块棺材板才活了下来。洪水的水头足有几丈高，我浮在水头上看前面的景物，人就像立在悬崖上。我记得大水冲过一处树梢，树梢下面有一个小院落。我清楚地看见屋里还亮着灯，有一个小妮子嘴里喊着奶奶正往屋里跑，“轰”地一声就全没有了。

洪水排山倒海般向前推进，仅1小时便抵达45公里之外的遂平县城，占领县城之后，又翻越高耸的京广铁路路基；继续摧毁所遇到的一切障碍。驻马店地区4.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尽成泽国。

8月9日8时，板桥水库垮坝27小时后，驻马店地委发出特急电报向北京告急。

8月12日，板桥石漫水库群失事后第5天，中央慰问团抵达灾区视察。

积水久久不退，头顶烈日当空……

200万灾民围困在水中，大部分人困在坝上、堤上、房上、筏上，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；缺少食物，吃光树叶后，开始吃死畜；药物稀缺，最后有1`百多万人患病，大量死亡……

洪水终于退去。但是，300万民众曾在半月之久的时间里等待拯救。无数的生命永远消失了，无数的家庭永远失散了……洪水退去的大地上，到处可见人畜的尸体，烈日下，腐尸蒸腾起一层可怕的雾气……“一位曾参与救灾的军人后来回忆，在漯河至信阳的公路两旁，他亲眼见到沿途所有大树的树枝，都被黑压压的苍蝇压弯了。”

消息被严密封锁。

至今已28年过去了，仍然没有重建准确的事实。

死亡数字案说纷纭：已曾说超过8.5万，有人说12万，经济学家张健雄说死亡15万。

大水之后的第二年，这片埋葬了十余万生灵的土地上，麦子长得格外茂盛。仔细看去，麦田的色彩并不均匀：有许许多多呈小块分布的麦子，长得实在是厚实，实在是绿……

农民们淡淡地说：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。

同样的悲剧一幕接一幕继续上演……

我们只能隐约地知道许多大坝已经和正在溃决.....

1998 年，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江河处副处长刘忠玉透露：自五十年代到 1980 年，中国共溃坝 2976 座。这个迟到了将近 20 年之久的数字背后，不知是多少黎民百姓的血泪与呼号。

1980 年以来又发生了多少溃坝事件？我们仍然不得而知。

去年、今年又有多少水库溃决？我们还是不得而知。

(资料来源：<http://www.utis.net/cnspring/188/69-.htm>)

编者略有删剪)